

山上有神

王小峰 著

在山上有一个两丈多高的山鬼，
浑身黑色，专吃人心。
只要见人逃出去，它用手一指，
就能把人心吸走吃掉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山上有神

王小峰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上有神 / 王小峰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6
ISBN 978-7-5500-0896-0

I. ①山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56369 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[http: www.bhzwy.com](http://www.bhzwy.com)
E-mail bhz@bhzwy.com

书 名 山上有神
作 者 王小峰
责任编辑 张 越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8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5.0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896-0

赣版权登字 05-2014-5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01

姚家沟是东北某个偏僻山沟里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，偏僻到有时候人们忽略了它的存在。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县测绘局绘制新版县地图时，真的就把姚家沟给漏下了。

也难怪姚家沟被人遗忘，它四周几乎都被山挡着，虽隶属石龙乡，却离石龙乡有十里崎岖的山路，离最近的螭蛄屯也有五六里，一座大山正好把姚家沟和螭蛄屯隔开。姚家沟多年来就是这样孤零零地被围在山坳里，“文革”的阴风和改革的春风都吹不进来。很少有人离开姚家沟，他们走得最远的地方是石龙乡，他们不知道更远的山外世界是什么样，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姚家沟是什么样。

说起姚家沟，它的历史并不长。上世纪初，山东西南部连年旱灾，当地农民活不下去了，只好背井离乡，四处逃荒。有几户人家在首领姚尚方的带领下，历尽艰辛，冒死越过一道道鬼门关，来到东北大地。本来，他们可以在土地肥沃的平原定居下来，但战乱频繁，他们不得不颠沛流离，到处躲藏。这些人来来去去，分分合合，最后姚尚方带着大约两百人躲到这个偏僻的山坳里。这些人当中姚姓最多，领头的又是姚尚方，姚家沟的名字也由此而来。

这个山沟虽然安全，但到处是山，没法种地，姚尚方就带人

开荒。起初，生活比较艰难，最基本的吃住都成问题，不少人扛不下去了，纷纷逃出姚家沟。眼看人越来越少，为了防止再有人逃跑，姚尚方编造了一个瞎话^①来吓唬那些想逃跑的人：“山上有一个两丈多高的山鬼，浑身黑色，专吃人心。只要见人逃出去，它用手一指，就能把人心吸走吃掉。”还别说，姚尚方这一招挺管用，逃的人越来越少。随着耕地不断被开垦出来，粮食越来越多，人们也踏踏实实地待在这里了。

山鬼的故事，在姚家沟上了岁数的人记忆中，还模模糊糊有些印象，随着山鬼功用性的丧失，这个故事也没传下来，年纪稍轻一点儿的人都不知道。反正不管有没有山鬼，他们都要安心在这里过一辈子。

02

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确实有几个人离开过姚家沟，但是都死了。

第一个是村东口刘铁富的女儿刘春丫。女大当嫁，刘铁富不想让女儿这辈子像自己一样窝在山沟里，他希望把女儿嫁出去，嫁得越远越好。为此他着实费了不少心思，托人到处打听，找了不少人牵线搭桥，最后把女儿嫁给省城一个修车的。男人三十多岁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得过小儿麻痹，腿脚有些不利索，一直说不上媳妇。好不容易有个送上门的女人，男人没打磕绊立马同意了。刘铁富把春丫送到螭蛄屯，城里来人把她接走了。

可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就出事了。春丫进城头一次做饭，不会

^① 瞎话：故事，传说。

使液化气罐，做完饭直接用嘴把火吹灭了。等春丫再进厨房，一划火柴，轰的一声，人就没了。刘铁富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本以为这回女儿能过上好日子了，没想到竟丧了命。他又难过又愧疚，像是自己亲手杀掉了女儿一样，从此郁郁寡欢。

第二个走出姚家沟的叫徐喜子。徐喜子在十四岁时父母都没了，他平时游手好闲，除了有把子力气，没别的本事。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他也不着急不着慌，似乎他永远不用替下一顿饭发愁。

因为徐喜子有力气，村里但凡谁家脱坯^①盖房、种地打粮需要劳力，都会叫他帮忙，帮忙期间管三顿饭，徐喜子靠这唯一的本事长到了十九岁，但这一年他出事了。那是夏天的一个晌午，徐喜子去螭蛄屯帮人脱坯，走到半山腰正碰上何玉枝在打柴火。何玉枝是姚家沟大大小小的女性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，年方二九，一直被村里的光棍们垂涎。她爹何庆怀老担心女儿在外面出啥事，琢磨着等女儿再大一点儿，赶紧把她嫁出去。

玉枝人长得比较细嫩，脸蛋白里透红。天热，玉枝没穿外套，只穿了件蓝色对襟汗衫，头发也汗涔涔的。她猫着腰打柴，胸前那对鼓鼓的奶子随着两只胳膊的动作不停颤动。徐喜子看着玉枝，突然觉得一股燥热冲向头顶，他看四周无人，扔掉手里的上衣，像只饿狼一样朝玉枝扑过去。

玉枝一直专心打柴，根本没看见徐喜子，就在她发觉眼前好像有个影子在晃动的时候，已经被扑倒在地。徐喜子发疯一样扯开玉枝的汗衫，白嫩嫩的奶子几乎是争相挤出来的，不过他已经顾不得去欣赏和玩味这叫他失控的尤物，直接去扒玉枝的裤子。裤带是用几根布条搓成的，哪禁得住徐喜子这样蛮力的撕扯，砰

^① 脱坯：用模子把混有杂草和麦秸的泥制成土砖。

地一下被扯断了。

玉枝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吓蒙了，等她回过神，裤子已经被徐喜子扔到几米开外，吓得她直叫。这一叫被在山下往车上装柴火的何庆怀听到了，他噌噌噌几步蹿到山坡上，老远就看到玉枝两条白皙的大腿在蹬踹，身上还压着个男人，可把他吓坏了。徐喜子头一回干这种事儿，再加上玉枝不停挣扎，一直没能得逞。何庆怀大吼一声：“你个王八羔子，杂种操的！”徐喜子抬头一看，见何庆怀张牙舞爪朝他扑过来，吓得他腾地从玉枝身上跃起，抓起裤子，撒腿就跑。何庆怀追了几步，徐喜子一眨眼钻进了松树林。

徐喜子在蝌蚪屯脱的坯还没到十块，何庆怀就带人追了过来，二话没说把他五花大绑捆回了姚家沟，绑在村口的大榆树上。何庆怀回家取来一把洋镐，这镐一般是冬天刨冻土时才用得上，有十来斤重，一头尖，一头扁，哪一头落下都能让徐喜子脑袋开花。何庆怀跳着脚骂，几次想冲上去把徐喜子劈死，可每次都被看热闹的人拦住。人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咋平白无故要劈死人家呢。

徐喜子耷拉着脑袋闭着眼，心想，这回完蛋了。他不挣扎，也不叫喊，眼前时而还会浮现玉枝那对颤动的奶子。他略感遗憾的是，好不容易见到女人的身体，那下边到底长啥样还都没工夫瞅上一眼就被撵跑了。

这时候，村长姚东革来了，一见这情景，他赶忙拽住何庆怀：“杀人得给人偿命，你嘎哈^①呀？”当着村里这么多人的面，何庆怀实在张不开嘴说他看到了啥，他平时就嘴笨，又正在气头上，干嘎巴^②嘴说不利落，旁人听着像是他在无理取闹。被姚东革一通

① 嘎哈：干什么，为什么，怎么。

② 嘎巴：音 [gà ba]，指张嘴的动作口型。

数落之后，何庆怀气也泄了，最后把洋镐往地上一扔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徐喜子捡了条命，可纸里包不住火，这事儿后来人们都知道了，他在村里的名声也臭了。毕竟，这么多年，村里人一直相安无事，从没什么纠葛，徐喜子算是坏了规矩，再也没人找他干活了。没活干意味着没饭吃，吃不上饭，徐喜子只好跑到苞米^①地里偷苞米吃，人们发现后只是嚷嚷两句把他吓跑而已，也不愿跟他计较。

人们对徐喜子避让不及，他常常一天吃不上一口饭。但还是有个人在暗中帮助他，这人叫姚贵。姚贵是个热心肠，他见全村人都在孤立徐喜子，有些看不下去，毕竟都是姚家沟的人，尤其是一想到徐喜子从小没爹没妈，孤苦伶仃的，觉得挺可怜。他借着天黑，趁媳妇不在，偷偷送给徐喜子十斤高粱米。这袋高粱米吃完后，徐喜子又断顿^②了。他知道，姚家沟不会再有第二个像姚贵这样的人帮他了，看来这地方是待不下去了。他一咬牙，离开了姚家沟。

徐喜子离家出走快一个月了，村里人都没察觉。直到有一天，县公安局和乡派出所的人来姚家沟查案子，人们才知道，徐喜子不久前在邻省的一家林场叫人杀了，死的时候腰子和眼睛都被挖走了。

人们唏嘘不已，没想到这个爹妈死后靠吃百家饭长大的苦孩子死都死得这么惨。村里人开始在大榆树下念叨徐喜子的好了。谁家一忙活起来人手不够，就会想起他，要是徐喜子还在该多好。后来人们一提到徐喜子，总会捎上何庆怀，要不是他闹着要劈死徐喜子，徐喜子能走吗，能死吗？搞得何庆怀也像个罪人一样，有口难辩。

① 苞米：玉米。

② 断顿：断炊。

第三个走出姚家沟的是村长姚东革的儿子姚庆发。姚庆发去石龙乡赶集认识了一个女人，女人觉得姚庆发人挺好，靠得住，姚庆发对这个女人也喜欢得不行，一来二去俩人搭嘎^①上了。石龙乡的集市一年有三次，每次三天。到第二次赶集的时候，姚庆发跟女人说要娶她做媳妇，女人一听哭了，边哭边诉说自己的境况：原来这女人早嫁人了，可是男人整天打她，女人受不了，几次跑回娘家，被男人抓回来后又是一顿毒打。女人跪在姚庆发面前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希望姚庆发能救救她。姚庆发被感动了，他特别心疼这个女人，想也没想，决定带着女人私奔，管它往后咋样，先跑了再说。他拉着女人，搭着长途车跑到县城，又跑到省城，然后从省城跑到外省。

姚庆发失踪后，姚东革去了石龙乡好几回，打听儿子的下落，结果啥也没打听到。这一晃半年过去了，眼看快过年了，儿子杳无音信，姚东革急得害了场大病。腊月二十七这一天，县公安局和乡派出所的人敲开了姚东革的家门。姚东革一见这俩人就知道儿子出事了，他坐在炕上没动，只是嘴唇抽搐了一下，等着他们开口。

县公安局的人大致介绍了一下姚庆发的情况。姚庆发和那个女人在河北滦县找到了活儿做，姚庆发往火车站运煤，女人在一家小饭馆里打零工，算是过了一阵安稳日子。但有一天姚庆发的钱包被一个工友偷了，人赃俱获工友还不承认，姚庆发情急之下，把工友打了一顿，结果下手太重，把人家胳膊打断了。姚庆发知道事情搞大了，回家带着女人就跑。后面有人追，俩人往城外跑，看见铁道，就沿着铁道跑，要是赶上有火车路过，扒车能跑得更远。他们跑上一座单线铁道桥的时候，迎面开来一列火车，这座桥比火车宽不了多少，两边连个栏杆和站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根本

^① 搭嘎：联系。

没处躲。桥高十几米，水面结着冰，跳下去也是摔死。俩人傻眼了，只好抹头往回跑，可是枕木之间都是空的，踩不准就会掉下去，根本跑不起来。在他们跑到离桥头还差三十多米的地方，后面的火车一路刹着车冒着火星子追了上来，还是把他们撞到了桥下。

等警察把事情原委说完，姚东革坐在炕上还是没动。

姚东革突然死去，给姚家沟这一年的春节蒙上了一层阴霾。

03

姚东革死后，村里要选个村长，照理说原来当过村长的刘铁富最合适，可春丫的死让他很伤心，他根本没心思当村长。这时，人们都想到了一个人：姚贵。

姚贵今年三十七，人们觉得他古道热肠，乐善好施，谁家有点事儿，他都会热心帮忙，感觉他比村长还上心。姚贵的媳妇是从石龙乡嫁过来的，他常去石龙乡，在村里算是见多识广的人，虽然他知道的也不过是十里外的那些事儿。姚贵身上唯一让人烦恶的是他爱嘚瑟^①，就拿头发来说，为了让小分头老是保持整齐锃亮，他喜欢把香油抹在头上，经常是他人还没出现，香油味儿先飘过来了。有人摸着 he 像刚被牛舔过一样的头发说：“哎呀，这脑瓜子上都能打刺溜儿滑^②了。”一阵哄笑过后，姚贵落下一个外号：姚刺溜儿。开始姚贵还跟人争执几句，后来外号叫开了，他不喜欢也得答应了。

姚贵还有个能耐，不管在啥场合，他总能用三言五语把大伙

① 嘚瑟：轻浮地说话做事；令人生厌地表现自己。

② 打刺溜儿滑：在冰面上滑行。

儿的注意力集中到自个儿身上，然后话里话外让人们知道他最近又做了什么好事儿。他的外衣从来都是披在肩上，跟人说话时经常耸一下肩膀，他发现这个动作做起来很有派头，也容易吸引别人注意。即使姚贵不做这样的动作，看上去也挺有派头的，他高大高个，黑脸膛，往人群中一站，眨眨小眼睛，就能显露出来。

对于这个封闭的村子来说，谁当村长都一样，不过人们还是期待新村长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好一点儿。村里能投票的人几乎都把票投给了姚贵，从他的古道热肠劲儿上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。

04

就在姚贵当上村长的同时，姚家沟开始流传一个谁都不能证实但谁听到都会一激灵的传言：“西山上有个山神，山神定下一个规矩，姚家沟的人不能离开这个地方，谁离开它就会杀死谁。前面离开姚家沟的三个人都是因为破了规矩，被山神杀死了。”这事儿从村口大榆树下开始流传，越传越邪乎，很多人都信以为真。

半年前县城的杨家通过媒婆跟何庆怀定了亲，等玉枝够岁数后嫁过去。杨家在县城开了一家饭店，家境挺好，这门亲事被村里人羡慕了好一阵子。正好玉枝还有个姚家沟尽人皆知的本事，做菜特别好吃，嫁到杨家再合适不过了。杨家一听玉枝会做菜，高兴坏了，就等迎媳妇进门了。可是山神的事儿一传，何庆怀怕女儿遭意外，生生地把这门亲事推掉了。结果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，空有烧菜做饭的能耐，也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姚家沟。村里的光棍们听说后都喜出望外，他们希望山神的事儿是真的，这样自己没准儿是那个迎娶玉枝的幸运者。

人们所说的西山，就是横亘在姚家沟和蝼蛄屯之间的那座山。

它看起来比姚家沟周围其他山更嶙峋一些，山上以杂草碎石为主，成片的树林子不多。除此之外，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姚家沟的人生活在这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代一代，规规矩矩，就算是有天灾人祸，也都在他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内，他们早听天由命惯了。突然传出山神这样的邪性^①事儿，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人们失去了以往的安全感，仿佛这个山神一直在窥视他们，随时准备惩罚触怒它的人。这个传言不断被传播，每传播一次，都会出现更离奇更曲折更有悬念的版本。后来，人们渐渐习惯把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拐弯抹角地跟山神扯在一起，越这么联系，越觉得是真的。

姚贵起初没把山神的传言当回事儿，毕竟他还是见过些世面的，觉得这些传言无非是人们茶余饭后没事儿干编出来的，但架不住人们在大榆树下老说这事儿，等他隔段时间再听到，这个故事已经变得十分丰满了，民间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开始让他将信将疑。姚贵以前从未听说姚家沟曾经流传过类似的山鬼故事，他几次到西山上转悠，试图发现点蛛丝马迹。西山对他来说熟悉得闭上眼一草一木都数得清，他最终也没有发现这个西山在传言出现前后有啥不一样，他断定山神的传言是人们瞎扯。这事儿到底是谁编的？还有鼻子有眼的。他明察暗访了半天，也没查出来是谁。

05

姚家沟还有个人也不信山神，她就是住在西山脚下的吴秀波。吴秀波不是姚家沟人，是十二年前从外面嫁过来的。关于她的经

^① 邪性：特别，特殊。

历，说来也有点坎坷。吴秀波爹妈生了六个孩子，她排行最小，家里实在养不起，先后送出去三个，吴秀波一断奶就送给了不能生育的吴家两口子。吴秀波很可爱，也不让人操心，吴家两口子很喜欢她。她七岁那年，养母不慎染上肺结核，不到一年就过世了，养父第二年又娶了个媳妇。继母开始对吴秀波倒也还好，几个月后，继母怀孕了，转年生了个儿子。从此，吴秀波的命运发生了从天上到地下的转变。养父继母都喜欢这个儿子，对吴秀波的态度越来越恶劣，打骂是常事儿，养父对她下手越来越狠，继母常常饿着她不给饭吃。

吴秀波不清楚自己的身世，她只知道妈是后妈，但不知道爹也不是亲爹。到该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养父以家里没钱为由逼她退了学，只有十三岁的吴秀波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活儿。随着吴家儿子越来越大，吴秀波也更加不招待见。有一次她被养父打得从家里逃出来，躲在同学家一天没敢回家，同学她妈觉得吴秀波挺可怜，把她的身世都说出来了。从这一刻起，吴秀波暗下决心，一定要离开这个家。

忍到十八岁，吴秀波觉得自己可以走得更远了，就偷偷从家里逃了出来。她也不知道该上哪儿，误打误撞来到螭蛄屯，被螭蛄屯老孙家两口子收留了一段时间。在螭蛄屯她遇上了去那里办年货的姚东革，了解了吴秀波的身世后，姚东革说山那边姚家沟有个小伙儿叫郭长锁，今年二十二岁，人老实巴交的，想娶个媳妇，问她乐不乐意嫁到郭家。吴秀波觉得总在老孙家也不是回事，得有个像样的家才行，便跟着姚东革来到姚家沟。

没想到，吴秀波跟郭长锁挺情投意合，小两口日子过得倒也美满。郭长锁是个文盲，只知道下地干活。吴秀波毕竟是从外面来的，见过不少世面，也体验过命运的辛酸，所以家里的事儿慢慢就让吴秀波拿主意了。第二年吴秀波给郭家生了个大胖小子，

郭长锁稀罕巴嚓^①地看着儿子说：“给小子起个啥名儿呀？”吴秀波说：“我寻思好了，叫郭翔。”郭长锁看着吴秀波问：“这个啥讲儿呀？”“长大后叫他飞起来，飞得越远越好。”郭长锁乐得合不上嘴：“哎呀妈呀，这得多大能为^②呀。”

吴秀波来到姚家沟后，再也没回过生她和养她的家，那两个曾经属于她的家带给她的都是深深的伤痛。姚家沟虽然偏僻封闭，但这里青山绿水，家庭和睦，让她可以踏踏实实地过日子。每年，她会上蝌蚪屯看看老孙家两口子。从郭翔来到这个世界那天起，她就想好了，一定要让这孩子长大后离开这里，不然是没有出息的。凭借她念过几年书的底子，打郭翔一懂事，就教他识文断字。

原来姚家沟有一所小学，但形同虚设，上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后来教书的不干了，学校也关了。每次有人上石龙乡办事，吴秀波都会托他们带回几本课本，拣她能教的教郭翔。她只有一个想法，让孩子考上县初中。

姚家沟整天传说山神的事，吴秀波压根儿没当回事儿，她认定这是人们迷信无知，才会信神信鬼，可是郭翔看书学习开始有点不专心了。

“你要是不好好念书，考不上中学，就搁^③地垄沟找豆包吧，往后连个媳妇都说不上。”每次郭翔不专注，吴秀波都这样眼斥^④他。“可出去会死，我不想死。”郭翔每次反驳也都理直气壮。“你净听他们扒瞎^⑤，我搁山根儿底下待这么多年，咋没见过啥神鬼呀。”“那为啥出去的人都死了？”“天天都死人，谁知道他们搁外

① 稀罕巴嚓：因珍惜而小心翼翼的样子。

② 能为：能耐。

③ 搁：音[gě]，[介词]在。

④ 眼斥：厉声训斥。

⑤ 扒瞎：撒谎；没根据地乱说。

面咋死的。听妈话，别听他们瞎白话^①。”郭翔嘟囔着，不情愿地看着书。吴秀波见郭翔还有点心不在焉，又用软话哄他：“郭翔，好好念书，夏天妈领你上山采托盘儿^②吃。”

吴秀波说的托盘儿，是一种野果子，熟的时候是红色的，吃起来酸甜可口。郭翔特别喜欢吃托盘儿，每年夏天，吴秀波都会带郭翔到山上采托盘儿吃。

吴秀波软硬兼施，郭翔半信半疑，拿着课本坐在院子里看，吴秀波一边忙活一边用余光瞄着郭翔。

06

姚家沟的人想上西山，一共有三条道，其中一条经过吴秀波家门口，这条道地势相对比较平缓，所以人们都爱从这儿上山。姚贵这天打算上西山转悠一下，路过吴秀波家门前，见吴秀波正忙活，便冲她喊：“你家有多少鸡蛋？”吴秀波说：“有四十多个呢。”“我来二十个，明天苫房^③，请帮工的吃饭。”

姚贵看见郭翔在院子里读书，趴在障子^④上说：“这孩子往后能有出息，咱们村的孩子都不念书，不认字只能种地。”说完背着手上了西山。姚贵一边走一边想，他这新官上任都有段日子了，一把火还没烧呢，先干点啥呢？要不先把小学抓起来吧，可转念一想，村子里识字的人拢共^⑤没几个，这穷乡僻壤的，谁乐意搁这

① 瞎白话：没根据地乱说。

② 托盘儿：一种蔷薇科灌木，果实红色，味道酸甜，形如木莓。

③ 苫房：给房盖儿上铺草。

④ 障子：用木头、泥土或方砖围成的篱笆。

⑤ 拢共：一共。

疙瘩^①教书呢？他想到了玉枝，这姑娘要是上县城学习几年回来当老师，就可以解决姚家沟的教书问题了。

姚贵站在西山上，望着姚家沟，心生感慨。要说从高处看姚家沟，还是有风景的：草房点缀在畦田之间，炊烟从屋顶上飘起，缓缓地随着风散开。天总是蓝得晃眼，地上的枯草在阳光下泛着金黄。一条蜿蜒的小河缓缓地从村中穿过，河边零星地长着一些柳树，柳枝随着微风轻轻摇动……整个山坳静谧而悠然。

可姚贵看到的是这个姚家沟太憋屈了：它夹在两山之间，好像随时会被大山吞没。村子被一条由南向北的河一分为二，河的源头是南山山坳里的湖，叫瓢把子湖；再往南是一道道的山，一座比一座高，不知道哪一座山后头才是石龙乡；东山特别高，山上树木浪林^②的，山下是裸露在外面的大青石；北面被两侧的高山扭曲成一道蜿蜒的深沟，几乎无法走人；只有这西侧地势略微低一点，下了西山过一条小河，是螭蛸屯。在姚贵眼里，姚家沟是一个连鸟都飞不出去的笼子。

姚贵坐在地上，看着姚家沟直发呆。当初太爷闯关东来到东北，待哪儿不好，非一头扎进这么个憋屈地方。小时候听他爷爷讲，当年是为了躲避战乱才逃到这个山沟的，本打算等世道太平了就出去，可是他们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不是太平，也不敢冒蒙儿^③出去，就搁这疙瘩待下了。后来还来过当兵的，搁东山上打过一仗，打完也走了。他小时候，这地方叫姚家沟村，后来改成姚家沟大队，最近几年又改回姚家沟村。但不管名字怎么改，姚家沟还是那个穷山沟，它的憋屈和一成不变让姚贵感到绝望。

① 疙瘩：地方，附在“这、那、哪”等后面表示地点。

② 树木浪林：树木杂生、茂密、成片，且有些偏僻。

③ 冒蒙儿：贸然；在吃不准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。

姚贵掏出烟袋，捏上一锅烟，吧嗒吧嗒抽了起来，他机械地把烟嘴塞进嘴里，又机械地把烟吐出来，除了拿烟袋的这只手臂在动，整个身子像是凝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可姚贵心里却上下翻腾个没完，他使劲咬着烟嘴，暗自发誓，一定要给姚家沟变变样。一袋烟抽完，他站起身，把胳膊伸进了袖子里，他现在披着衣服的派头也没有人看，而且天还有些凉。姚贵使劲儿伸了个懒腰，朝山下走去。还没走几步，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喊他，姚贵回头一看，是螭蛄屯的赵四儿。

“赵四儿，你嘎哈来了？”

“找徐喜子呀，俺们村想盖个磨面房，找他帮工。”

“人死了快一年了，你不知道呀？”

“啥？死了？”

“嗯哪，死了。”

“咋整的？”

“出去叫人整死的呗。哎，我说，你整啥磨面房？”

“不是上个月通电了吗，俺们村长说想开个磨面房，老上杨树林子磨面太费事了。”

“通电了？咋不给我们通电？”

“我上哪儿知道呀，你问问你们村长呗。”

姚贵心想，我当村长这事儿邻村都不知道呢。

“徐喜子没了，那俺回去了。”

姚贵冲着赵四儿的背影喊了一句：“我现在是村长！”赵四儿回过头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想当村长想疯了吧。”说完迈着碎步回去了。姚贵心里空落落的，自己当村长都没人信。他边走边嘟囔：“赶明个儿我叫你们螭蛄屯全知道。”

下山的路上，姚贵决定，他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姚家沟通上电。